

小城四月

漳州实验中学
八年(17)班 林烽扬

风带着初春的凉意从身畔拂过,我漫步在这排列得整齐的青石古巷,灰瓦旧屋的老街中,寻找着小城的四月。

天空中的碎云稀稀疏疏,乍暖还寒的阳光从云层中打下来,也显得零散,透过树叶映到斑驳的老墙上,细密的枝杈间,交杂着点点零星的光斑。朦胧间,弥散出微凉的四月。

每逢这个季节,在几条我叫不上名字的小巷子里,总有些老人蹲坐在那儿,卖几个李子和毛桃,她们常是默默地坐着,不叫卖,更不揽客,最多只是在发现你目光久久停留后的一声轻问,声音枯涩而啾哑,自然,她们的生意也是惨淡,或许是人行些许畏惧她们那深陷的眼眶吧,而于我,却总会买几个来吃,我自己也弄不清了——是喜爱那份清脆爽口,抑或是着迷于她们脸上的岁月与风霜?答案无从得知。能确定的是,年年如旧的老人们与微微浮动着的果香,一同带来了沧桑的四月。

天色暗淡下来,夕阳将云朵染一圈晕红,便躲进西边的鸟巢,取而代之的,是皎洁却又疏离的一轮明月和寥寥几颗星。望着这幅景象,我难免感到几分清冷与孤寂,却又很快消散了——华灯初上,街上早已车水马龙,各家小吃店冒出温暖的白气,氤氲在这茫茫的夜色中,而那月亮在模糊的雾气中似乎也温和起来,枝条影影绰绰,街道人声鼎沸,时光在这热闹中定格在我的心里,成了那喧嚣的四月。

到了深夜,夜阑人静,人群渐渐散去,告别、离开,回到各自的家中。留下的,是那些絮絮低语的人们——他们总是轻呷一口酒,而后带着朦胧的醉意与身边的好友说着难以割舍的往昔,夤夜时分,在某个角落的草丛里,还能见到几只流萤,它们轻轻地飞着,与熹微的月光、醉客的絮语一起,留下了那浅浅的、静谧的四月。

当微凉的晨光从头顶洒下,我踩着细碎的日影走过街道,路旁人家晒的被子散出肥皂的清香,道边肥阔的树叶托起了一片鹅黄的阳光,我也在这小城中缓缓淌过的四月,流连,徜徉。

(指导老师 陈银才)

走过
那一个拐角漳州一中
七年(16)班 范菁茹

温和的太阳悬在空中,散着柔和的光,透过树梢枝桠,落在我面前那条朱红色的跑道上。

我的手很凉,头很紧,望着与我齐平的一排跃跃欲试的运动员们,心里有点心慌。能跑出一个什么成绩呢?不知道。

“各就各位,预备……跑!”我向前奔去,拥抱着融融日光。

几分钟前的等候,我一直在紧张徘徊。一时兴起报名1500米,此刻实实在在地我开始害怕起来。200米比赛的失利,对于长跑的恐惧以及同学朋友的鼓励和期待,化作了一袋袋沉重的石头,悬在了我的心间。过度紧张,使得我一阵阵反胃难受。我开始后悔,开始懊恼,为什么当初报名参加了1500米,为什么没有早点训练……我思绪万千,心却一点点地沉了。

我拖着沉重的脚步,慢慢地走到了跑道上。我盯着裁判手中的指令枪,盯着面前那短短无奇的跑道,忽然释然了。我对自己说:“从现在起,你的面前只有这一条跑道,只有短短几步,你只需要跑,跑,不去在意别人,不去在意时间……只有跑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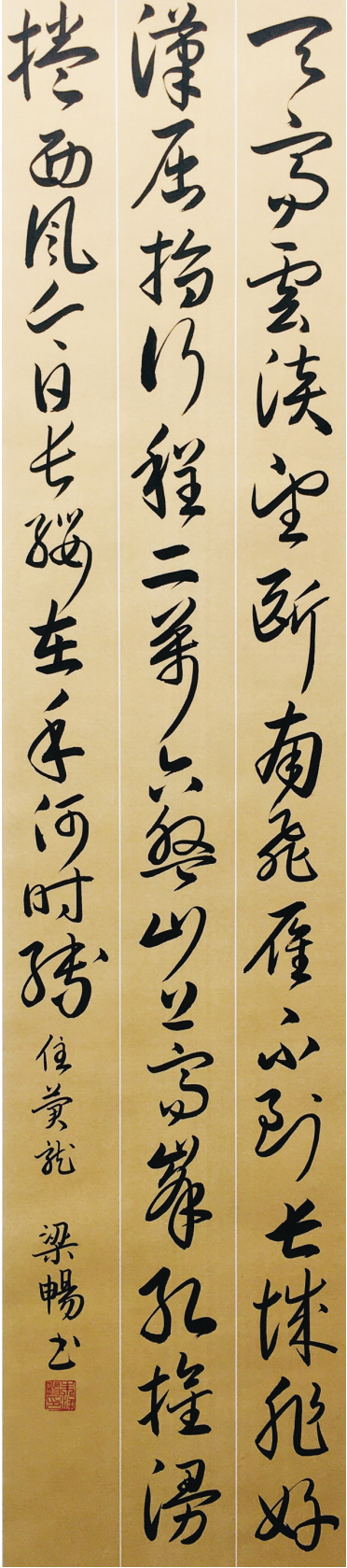
枪响,我迈出了步子。耳边是哗哗的风声,微凉的秋意扑在脸上,滑过脚边。我奔跑着,眼中只有脚下那一方天地——那短短的、朱红的跑道。

我不知道前面有几个人,后面有几个人,不知道还有多远。我听着耳畔那阵阵加油,有人在喊我的名字,喊我们班的口号。我始终没有抬头,只知道我在奔跑,一刻不停。

我听到喊声变大了,加快了步伐,从那条白线擦过,裁判挥动了手中的卡牌。“4”,他说。风也轻柔了,滑过耳畔,拂起我的发梢。我在凹凸不平的操场草地上踱步,安然地,沉静了。

我从那个拐角走过,世界豁然开朗。这是属于我的,崭新的世界。

(指导老师 林楚铭)

书法作品
漳州三中 七年四班 朱梁畅
(指导老师 杨思艺)

信

厦大附中
八年(11)班 彭欣悦

“别哭呀! 等我到了新的地方就给你写信! 每天给你寄100封信! 你每天早上一开门就能看到一座由信堆成的小山!”

故事的开头是一个炎热的夏天,那个夏天的蝉鸣比哪一年都要聒噪,家门前那棵疯狂生长的大树,却总也挡不住烈日。我坐在树下,捧着两片冰西瓜。在没有空调的日子里,冰西瓜是这夏天里唯一的慰藉。“嘿! 你一个人吗? 要不要一起玩呀?”我闻声抬头,对上了你那双总是闪闪发光的眼睛,你冲我歪头一笑,我递给你一片西瓜,我们简简单单的友谊便从此刻开始了。

我们一起上幼儿园,一起回家,一起玩游戏。你是一个很“酷”的女孩儿:你喜欢短发,喜欢黑色,喜欢双手叉腰说话。先前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当我问起时,你双手叉腰,嘿嘿一笑,眼里是藏不住的小骄傲:“这你就不懂了吧! 我爸爸告诉我的,这叫做‘酷’!”我懂非懂地点点头,默默记下了这“酷”的模样。

某天,我坐在门前的树下看话本。一阵风吹过,一只只枯黄色的蝴蝶纷纷从树上飞落。“小家伙!”你总是仗着身高优势叫我小家伙。起初我佯装生气,自以为很有气势地说:“不许这么叫我! 我才不是小家伙!”而你却双手叉腰下巴一扬十分欠收拾地怼回来:“这么小个子,不是小家伙是什么,凭什么不让我叫哇?”气得我伸手想打你,你大笑着跑开了。

“小家伙小家伙! 你快看你看,好看吗?”你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淡绿色纸质物品递给我,眼中的欣喜似乎快要溢出来。我接过那东西,翻来覆去地看了看,还没等我开口问,你便急着抢答道:“这是一个信封! 可以把写好的信放在里面然后寄给……呃……寄给什么来着……噢!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! 寄给思念的人!”我费解地歪了歪头:“思念的人? 是什么意思?”你低头思索了一会儿,挠了挠头,轻咳一声双手叉腰说:“我也不知道,大概就是离你很远很远的人吧! 不重要,不重要,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啊,它好看吗?”我身为一个热爱粉色的“普通女孩”,刚想反驳一下这绿一点儿也不好看。可这时,一片枯黄的树叶被风从树上吹落,刚好落在信封上,我呆呆地看了会儿,鬼使神差地回答道:“好看!”

故事的结尾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凛冽的寒风吹过,门前的大树终于落光了叶子,变得光秃秃的。我们在这棵树下相识,也在这棵树下告别。你依旧双手叉着腰对我说:“别哭! 我们离得很远了,我们就会是对方思念的人了吧!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? 我以后天天给你写信好不好? 每天给你寄100封信,让你家门口都堆满了信,好不好?”我点点头,望着你。你叫我别哭,可你自己却先红了眼。其实那天剩下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你走以后,我独自站在树下,站了好久好久。

故事的后来是,门前的大树抽出了新的枝桠,而我却一直没能等到你那100封信中任意一封,也终于明白了“思念的人”的意义。再后来,我也离开了,我想我是再也等不到你的信了,这或许就是永别。

书上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虽然我明白永远也不会收到你的信,但只愿我们能在彼此看不到的世界里熠熠生辉。

(指导教师 黄美华)

南岸春色

南太武实验小学
五年(2)班 杨翼菲

春天的早晨,空气微凉,迷离的雾气正悄悄散去,不远处的双鱼岛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附近的几条小渔船也开始了一天的劳作,慢慢地向海的远处驶去。近处的海水温柔地轻抚着我脚下的礁石,发出悦耳的声音,仿佛在跟我问好。

似乎是从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开始,万物的每一处细胞都被唤醒了,枯黄的小草不知何时变得青翠欲滴;光秃秃的大树也许是被那场春雨给浇醒了,冒出了一点又一点儿的小绿芽,绿得那么青翠,那么生机盎然;春雨过后,公路上那一个个小小水坑好似一面面小小的镜子,晶莹剔透,明亮清新,照出了绿色的小树,也照出了那个探着头看它的我。

静湖公园里的燕子三三两两地飞回来了,给这碧空如洗的蓝天添了几分情趣。燕子们时而成群,时而分开,成群时如同一片片乌云,分开时又似水墨画上那巧小的黑点儿。湖里那群刚出生不久的黑天鹅宝宝,正在黑天鹅妈妈的身边,或戏水、或交头接耳、或并肩前行,那憨态可掬的样子,让人真想上前抚摸一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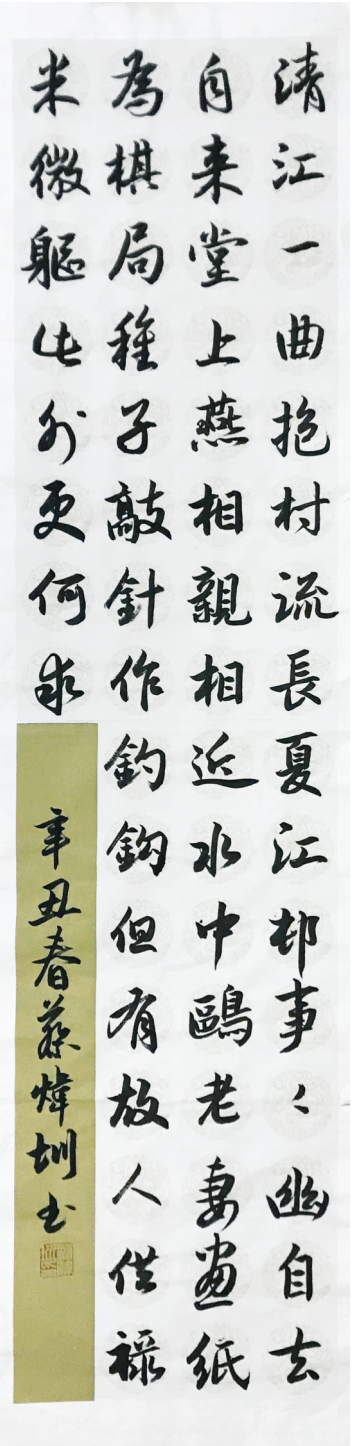
静湖公园山上的桃花开得正艳,有粉红的,有玫红的,这边一丛,那边一簇,引得蜜蜂“怨声”不断,就不能慢点开吗? 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开呢,忙不过来了呀!

石岩植物园里的樱花也开得如云似霞,颇为壮观,吸引人们纷纷前来赏花。携家带口的,三两好友的……人山人海,人手一部手机,瞧——有的张开双臂,似乎要将满园樱花揽入怀中;有的贴近低垂的樱花,轻轻吸气,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;有的则蹲下身子,裙摆微扬在落英之上,手拾一片花瓣,轻吟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……大家仿佛要把整片樱花园统统搬走似的。植物园妥妥地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。

南炮台海防长卷旁的野梨花也在春意中应景而开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那梨花的盛开,让生活在南方未曾见过雪景的我,也能感受到那份纯白世界。漫步在海防长卷旁,闻着沁人心脾的梨花香,这般舒适,如此惬意!

这就是南岸的春天,迷人的春天。我爱她的生机勃勃,爱她的美丽典雅,爱她的妩媚动人。

(指导老师 林梅芬)

书法作品
龙师附小 六年一班 蔡煥淵
(指导老师 杨伟宏)

试卷发下来之后

龙师附小
六年(4)班 王泽谐

窗外,春光明媚,玉兰怒放,冬青苍绿,花圃里的小草在春风中摇曳,一派欣欣然的景象!

今天是周二,上午要发期中考的语文试卷。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畅想着这次考试时挥笔作答的情景,觉得拿下班级前五 is 胜券在握的事。前五!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学校的旗台接受表彰,在语文老师那边领到一套漫画,回到家还可以领到姥爷奖励的一百块钱……颁奖进行曲仿佛就在我耳边吹响,我简直有点飘飘然了。

上课铃声响了,全班同学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等待老师的到来。

教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,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何老师手上拿的那叠试卷上面,试卷很轻,但它却承载着几十位学生的喜怒哀乐。试卷发下来之前,何老师对这次考试做了简要分析,短短的几句话,只是顷刻的介绍,但我已经是迫不及待了,目光似乎穿透了那叠卷子,看到了试卷上写的两个鲜红醒目的数字“96”,这样的成绩应该是全班第一,疯狂的猜想令我差点笑出声来,赶忙把手放在嘴里咬住! 太神气了把!

开始发试卷了。发试卷的两位同学在我身边走马灯似的绕来绕去,他们发的为什么都是我旁边同学的试卷? 我的试卷呢?

我偷偷地瞧了瞧周围同学的分數,哇,他们怎么都考得那么好,96,95,94,93……我还留意到越是后面发的试卷,分数是越来越低了:有87的,有85的,还有79的……老师肯定是将试卷按分数由高到低排列了,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了。完了,完了,在自己害怕的同时,又有一点点安慰,庆幸自己没有将自己估算的分数分享给同学听,否则会令同学们捧腹大笑的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发试卷的同学,只剩一个手上拿着的三张了。老天保佑,给我来个登旗台领奖的机会,让我听听那令人心潮澎湃的颁奖进行曲,陶醉在那万众瞩目的快乐之中。想得心花怒放,最终,试卷以对折的方式轻轻地放在我的课桌上,我对着双手的掌心狠命地吹了两口气,将试卷拿起,趁其他人不注意那当儿,打开,两个特写的,鲜红的数字“69”,痛苦地呈现在我眼皮底下。我迅速把试卷盖上,这样的成绩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。此刻,我的内心像倒了五味瓶,苦的、酸的、辣的、涩的……整个腹腔都灌满了难闻的味道,泪水欲夺眶而出,但我忍住了。

“不要为失败找借口,应该为失败找原因。”“人生有无数的考试,失误是难免的,胜败乃兵家常事,勇敢地面对失败,挑战失败,成功就离你不远了。”何老师经常跟我们这样讲。

想到这,我小心翼翼地铺开那张试卷,仔细地订正,那两个红色的数字好像在深情地凝望着我,会心地笑了。

窗外,春光依然明媚。

(指导老师 何彩萍)

窗台上,薄荷叶

厦大附中
七年(3)班 周頊瑜

阳光透过窗户,慵懒地洒下,洒在窗台上。那株绿植茂密的枝叶又将其划分为无数碎片,零落地散在摊开的作文本上。

提笔,思索,企图从记忆中寻找值得铭记的过往。辛苦寻觅,却只寻得美丽无用的碎片,一如那细碎的阳光。

笔,迟迟不肯落下。转头,便见那阳光的阻挡者,平凡的友人——一株薄荷。久久凝望,一阵熟悉的清香飘散开来,在记忆中,激起阵阵涟漪……

还记得,与它相见的那一天……

时至盛夏,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,街上往日的热闹景象早已不复存在,似只留下蝉,在叶间嘶鸣。行走于空旷的大街,顿觉无趣,内心也不由得升起一阵烦躁,如骄阳般熊熊燃烧,使人更觉天气之炎热。不顾热浪袭来,我加快步伐,想要离开这片灼热之地。

刹那间,一片绿意闪过身侧。下意识回过头,离那绿意已有数十步远。转身,走向那早已走过的路径。看去,却是一简陋小摊。

朴素的平板车上,装的正是那令我回头渴望的绿意。仔细看去,不禁讶异:车上竟无一株花,而那绿意的来源,竟是它——薄荷。它们伸展枝叶,宽大的叶片盛载着新的绿意,朝向阳光,似向阳宣战。走近,一阵清香扑鼻而来,不似那庸俗的花香,却另有清新之气,闻来,竟觉一丝清爽,一丝冰凉在心中蔓延开来,使因炎热而生的烦躁顿消,登时,望那薄荷,竟忘却身于骄阳之下。

毫无迟疑地将手伸向口袋……

离开时,手上已捧着一株清凉的绿意。于摊主,是一次平凡的交易;于我,是一次不凡的偶遇。

置于窗台,清香沁人心脾。光是其锯齿状叶片,就足以细细欣赏。每当疲惫时,必当放下手中事,来到它面前静坐、观赏。离开时,便精力充沛,疲劳顿消。就这样,它竟伴我走过一个盛夏……

这株薄荷生命力颇为旺盛,短短两月,便已“大展鸿图”般愈发繁茂起来。遂剪下些枝叶,插于盛清水的瓶中,一同摆放于窗前。不多些时日,便也都生根,一如本株般茂密起来。将其栽入盆中,便也都伸展“青枝玉叶”,硬是将窗台占领,成为其沃土,将阳光悉数拦于窗外。

无奈,将它们再度搬迁,只留其本株,一如既往,日夜陪伴。

整个家中,便溢满了提神醒脑的清香,随着清香寻去,便可见一处又一处绿意。

那株薄荷,也不甘示弱,陪伴我度过一个个夜晚,也愈加青翠,不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前些天,旧时同学来访。遂以薄荷茶接待。见我室内绿意盎然,清香阵阵,不觉赞叹连连,曰:“你这是要在家中养出片薄荷林啊!”语毕,竟对这散发着绿意的精灵爱不释手。剪一枝条赠予,喜形于色,匆忙带回,养于家中。相隔数日,那株生机盎然的绿意便也“侵占”其家中,其家便也清香连连……

待回过神来,望着窗台那株薄荷,它似也静静回望我,青枝绿叶间散发着阵阵清香,沁人心脾,细品那杯薄荷茶,一片薄荷叶子于水中浮沉……

难忘,窗台上,薄荷叶……

(指导老师 黄丽华)